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謄録監生臣陸肇脩

勉齋集卷六

宋　黄榦　撰

書

復楊知縣通老 揖

榦杀杀如昨無足道者課入粗辦免追逮之擾皆庇之及鄰庫兼職亦以俸入之薄藉以相助又適正官物故新官未行擾擾特甚然亦幸可支吾來諭所謂盡心者誠當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夫子以是為為政之法思之

誠有味也陳膚仲尚留婺女云春間方歸彼亦幸而外除耳若果留中今亦不免矣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楊志仁同令姪在彼可以相伴頃聞其歸與甚濃不若且留之為佳吾人仕宦只得了公事私家瑣細不可無朋友相貼也

榦汩沒如昨無足道者庫中夏月絶無事乃以鄰庫不容辭雖已有正官年少不更事頗費料理所苦人情無

他可以相處但所惜者如此日力顧用之於猥瑣爲可
恨耳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
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志仁能
留彼相處尤非易得若其决去則實未有人可相從也
先師日遠大義日微每竊嘆悼朋友過此者多往往不
能久留相與痛相規切爲之奈何
榦去冬已一考度滿罷之日契丈尚未美解當决意求
爲旬月之欵近謙之亦來此尚往來都下渠亦甚有走

求見之意得永嘉徐居父書亦欲此來即往拜見亦未知果何如也今兄因書煩致意敬義記當述師說以答尊命此便甚亟不能敬承也

榦行李以午後次邵城首謁江户相約來早見太守又須逗留一日而後可離也深念聚合之難終日作惡稍自遣者以契丈得志仁兄朝夕相聚又令孫頗謹厚警敏又邑事井井有條人被實惠上下相孚無他掣肘足以慰朋友遠别之情耳榦僕僕遠役甚非得已今日之

事肉食者不以為憂而吾輩乃為之戚戚亦足見其跡也

幹猥賤茍遺無足道者雜居庸保以販鬻為業責任甚輕真為貧所宜處歲且小稔米價甚平俸入雖薄可以無飢如是足矣但無朋友之益無講習之功良以為懼旬日間忽天台永嘉一二友人求訪且志仁景繇繼至因得紬繹舊聞茅塞旋除然亦可暫而已竊聞德政所加人吏相孚財賦既可辦則撫字乃優為者學道愛人

之效豈眞所謂偽也哉志仁立志堅苦窮理不苟友朋中所難得景孫篤實可與共學但恨不能久留亦恐契丈望其歸不敢久留之也膚仲此來志氣甚鈍初勉其注一小近倅或再注幹官不以為然今遠次豈易待耶舜和遂為古人極可傷念少壯者不可保如此益使人凜然恐無復有卒業之日矣近事想聞之又似一變吾人但當堅守此志死生無二命義可畏甚於鼎鑊不可回互反為異已者所笑也如何

復江西漕楊通老[掛]

幹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為凡所施行最為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為都運國博今日為監司與前日為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

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係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為有德之君子耳自積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為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畨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為一已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為腹心股肱耳目之助

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為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幹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為任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册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幹為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間去一贓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

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蓋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氏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中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托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

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送人之冤抑必獲伸政
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
成風砍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
道旁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
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
有不為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
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追人若便送獄
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

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幹日夜有不恤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為樂歲朝廷既不知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算計漕司財賦除起綱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顧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户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糶旁郡凶歉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

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以為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為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為規程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黜

最之異曰必有人才可為世用此其為益大矣今之為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義者大相遼絶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斡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叅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榜以告戒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

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並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托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之所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為置塲椿積

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兑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夫處於内有李國録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幹所

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復劉師文寶學 甲

榦八月下旬自金陵邸吏遞至台翰並奏稾各一通捧讀驚愕莫知所自未及修謝忽被漢陽之命已而督促就道水陸奔馳凡兩月方達漢陽遂成稽緩不勝恐悚榦閩之鄙人也禀資庸陋亡以逾人先君以儒素起家至紹興御史以清節為世所推重不肖諸孤恪守先訓罔敢失墜既冠聞晦翁先生以聖賢之學誨後進摳衣

從之始獲粗知治心修身之本末家素窮空孥累猥衆迨至中年偶得一官奔走州縣亦不過為斗升之計而推其所聞於父師者而見之行事耳然以狷狹之資不能同流合汙以自媚於世故其得罪於人者常多然亦有察其愚直以為粗有足取薦之於朝者凡數人然非鄉曲之舊知則州縣之屬吏獨端明汪公嘗三見薦於未嘗識面之日顧閩浙之相去壤地相接是必有為之遊談者惟閤下在西蜀數千里之外自代之章乃首及

於閩嶠州縣之一小吏以閣下之氣節德業視當世之士固未肯多遜而海内英俊亦豈無足以當論薦者而顧求之於世所擯棄之人此其所以驚愕而莫知所自也非斡之才有以異於人閣下之識見亦非流俗之所能窺測也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于於我者不可以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顧以衰賤無用之人而乃獨蒙大君子之知遇如此則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亦不敢不痛自

勉勵也幹之鄉慕閣下之聲名非一日之積而未得遂侍坐函丈之願丙寅夏從宦於江陵幕府是時邊事方興議論之間落落難合閣下去江陵方數月幕府之故吏猶在間有相問勞者必曰使子遇前帥劉公必將志同氣合而無間也幹猶莫能悟其所以言之者已而徧考前日之所施行但見吏畏而民安事修而用足與其所親見者大異然後歎其命之窮而所遭之不偶也孰謂十年之後復蒙知遇之厚乃如此耶然雖蒙閣下之

知遇如此而翰之年已六十有三矣去函丈又二千餘
里翰以職守所拘無由致其身於大君子之側以慰其
生平願見之心則亦有咨嗟太息而已望閣下而不得
見翰之衰老又如此則所恃以見其區區之情素者一
紙之書耳又何敢以無謂之寒暄不情之稱頌而仰瀆
執事者之聽耶故敢併述其愚以求教誨於左右臣子
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
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

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為私之心急於為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為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此無他義理不明而人心不正也閣下其何道以革之耶中夜以思心焉如割尚冀台慈痛為當路者言之

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

夫以一介之賤吏獲隷於賢使者按臨之下於此而不言是終已不得舒憤懣於斯世者也雖然大言之則非

其職之所宜淺言之又恐委瑣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今如幹之職誠所謂釀數百斛酒辦數千緡錢雖世之庸胥亦能之以使者之賢名必不至使下吏不得以盡其職幹之職瑣瑣而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也小者不敢言而大者徦不敢言姑以賤職之所及而有關於國家之大體者為閣下言之幹聞之生民之命社稷之安危實係焉京畿之民尤所恃以屏翰王室而不可不加恤焉者也今也輸環四方而未有饑窮困苦如浙西之民者

馬姑以二事驗之石門酒課舊額五六萬緡常有餘今也歲觧一萬常不足界自若也拍户自若也而觧錢不足者民户減於昔産業減於昔則因沽酒之少而可以知户口之少也石門酒庫以灰和糟歲以糞田雖狗彘不食晨開務門老穉纍纍買糟和糠而食者肩相摩也無錢而求糟以食者常相半焉則因食糟之多而可以知貧民之多也聖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所以寛恤民力者無所不至而京畿之小民户口日減而貧民日衆是

豈不深可憫者乎立國之命在於百姓百姓之重莫急於京畿今乃虛耗貧困一至於此是豈不可深憫者乎榦少從先生長者遊語及江右人物未嘗不以先大丞相為稱首恭惟某官憂國愛民之意謀王斷國之論得諸家傳而藹然著於縉紳之間主上軫念京畿之小民而付之以輸將之寄此固百姓之所懸命焉者也皇皇者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釋之者曰周徧也言使者之詢訪無所不徧也榦以一介幺麽之賤吏其去

民為最近得周旋閭里覽觀風俗而有聞焉故敢不避僭越之誅輒陳愚瞽以助詢訪之萬一伏惟少垂察焉若夫賑恤之策經理之方非少知治體不足以知此惟閣下詳擇焉

勉齋集卷六

勉齋集卷七

宋 黃幹 撰

書

復輔漢卿主管書

昨所論性無善惡心有善惡幹以為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葢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葢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别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

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别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别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又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昜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葢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禀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禀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復明且備也更望垂教

上江西運使書

居於其職而不知事之曲直者不智也知其事之曲直而不為之處當者不仁也受人特達之知而無以報之者不忠也報之不以其道而陷人於有過者不義也榦誠闒之鄙人也少不自勵老而無用不自量度乃以一命之微而膺百里之寄百里之内利害休戚皆不容於不闗其心也雖事之不至於其前猶當日夜求訪而思有以處之況明知其不可乃坐視而莫之救即舉天下

之士孰無求進之望哉或以佞或以賄或以請託或以親故其求之者非一方也固有求而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得也幹非不求也自知其衰老而不敢求也部使者之薦舉乃首及於不求之人此古人有言曰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言各求其稱也一則恩造二則恩造朝夕傴僂於其閭伺人之顔色順人之風旨惟恐有失焉者是妾婦之道將順其美若夫正救其失扶持植立不使人有纖毫之玷以成其光明盛大之德者此國士之

報也王氏饒珉之訟鞠之所不能曉者也婉婉之弱子哀號於其前求以奉其母而不得此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也然所謂天倫者謂其親疎高下燦然有條而不可易也以弟而繼兄爲子而追母則天倫亂矣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明道而立教也夫以一偏之詞執其數十家之族人而指以爲教唆者其虚實未可知也以部使者之嚴追而送之他郡棄其家族奔走道途吏卒之誅求囹圄之禁繫十數家者必蕩然而失其常産

矣是豈不深可憫耶夫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益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部使者之威令若雷霆然世有登乎千仞之山聞雷霆之發於太空也隱然如嬰兒之聲及其一震則裂大石折大木舉措之間不可不審也如此此餘之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容自默也夫承使者之命而追十數家之人於縣令非有所擾也然為縣令則不容不為百姓慮受人之知則不容不為知己

者慮也苟為不然則不仁不智不忠不義是小人也大君子之門豈容有此無狀之小人哉此輩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有所言也伏惟台慈察其情而加貸宥焉

復李仲詩淮西帥大東

輩比以蹤跡不能自明遂具事之始末仰凂台聽方懼凟尊以速罪戾乃蒙顓价寵賜反覆開曉聞所未聞而又謙抑懨籍如待敵已不勝悚懼不勝感激承諭彼書

是猶欲以結集事嫁其罪於躲也比見有𣔻知録者以憂歸過此相訪云郭一日呼兩獄推司而問之曰獄案中如何都不曉及通判獄吏答云此事與通判不相干如何敢寫郭大怒令申報判云各勘杖一百知録往見之遂相引入卧内於紙袋中出文書一卷内有一條云一體究得上件結集事係是黄通判使令知録云不知是何人體究憑何人言語既無此事如何敢胡寫通判便肯休郭遂教令知録供一狀來云徐師點係妄傳州郡

台示李明之徒想亦是詐傳通判台旨遂判一照字而
令台諭云云則其說尤可信不知朝廷將信帥司之供
責耶抑將信彼之偏辭耶可謂愚之甚也弟恐龍圖於
廟堂私劄中未免委曲其詞以致疑惑而不判然别白
言之所以中都相識交以書來相告也若是黄通判與
諆州郡何不將一行人解帥司乃累日抗拒而不發耶
只此一節便自可見其他不辨而自明也台諭每以為
其人姦險可畏榦但見其庸陋愚俗而不見其可畏也

榦愚不肖數受教於當世之君子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直道而行成敗利鈍一切付之度外又何彼之足畏哉以堂堂大帥乃凜然畏一列郡之繆守此榦之所以不曉也觀前此賜教以為抑於形勢方今朝列皆賢者或遇為人所誤為之移書求薦則有之若其人不足薦不足用明白而告之彼豈不見聽且龍圖之薦人為朝廷耶為形勢耶高郵應守其人自賢又石丈之懿親而丞相之所拔擢一語不合東帥劾而去之誰議其非

者龍圖之威望豈減於東帥今乃如此隱忍回互得無損威望耶果如此則繼令以往高見遠識之士皆不敢曳裾於龍圖之門而形勢之人日至矣今觀彼書有欲引嫌回避之語大府遂有乞遷移通判之奏是為其脅嚇而不自覺也果欲回避則自回避何必見告耶且繼之曰已作劉子達大坡矣是何言語乃敢陳於連帥之前彼其意蓋欲以大坡相恐嚇耶便是同列亦不敢出此語而大帥之威風乃能受此脅嚇耶且彼何等物類

大坡又何嘗眷眷於彼特以虛聲相恐便為之動又有大於此者則當何如也奏狀中有委有才學之語不知何者為才何者為學將委實見其有才學耶抑此二字為形勢而發耶甚非天下之士所望於大君子之門也經濟之才世不多見如龍圖之襟度忠壯固當以韓范自期而世之所謂屬望者亦不輕而受制於小人乃如此此有識所以為之不滿也富貴之來自有定分一門之中登法從者相踵世固不徒以貴顯望龍圖而以道

德功業望之也大江之西賢士大夫如林持清議者曰若劍戟故區區之愚忠更望龍圖持心正大處己方嚴是非可否一切付之公論而禍福利害舉不能動吾之心則此等小人奉頭鼠竄之不暇又何敢肆無禮於其上而以形勢相脅持耶如此則道德日以益功業日以彰聲名洋溢西山東湖當為之改觀矣熊愚不肖辱龍圖之愛念者甚至區區之意亦但欲修身明道報知己者而不敢以功利為心今龍圖每得書必匆之曰旦夕

必得郡或曰必分符銖不知郡為何物符為何物乃如此利害而屢勤龍圖之開曉耶顏子曾子不試郡不分符將不得為賢人乎天下之士皆必試郡分符而後為可貴耶如此則龍圖亦未為深相知者矣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亦思所以自立耳而何無位之足患哉大韶大濩森羅乎胸中用之則陳之朝廷薦之郊廟不用則戞擊搏拊於大山長谷之中穹材茂木清韻遺響自以為樂回視人世方且擊甕盎奏淫哇雜優溺何

足聽哉何足戀哉幹所遣丐祠人尚未歸幸而得之更當買舟絶江長歌痛飲於吳山之上然後歸老武夷山中不復交於人世矣仰恃寛弘僭陳愊悃言詞激切尚幸矜照

復交代王寺丞從

幹比承台翰之賜又辱真染見之别愊詞意鄭重不勝感刻訣詞賤跡不復重稟惟是交承之契誠非偶然況又得踵賢者之遺規其為感幸非言所可既也漢陽小

壘介於大國之間士大夫不自愛重往往過自畏怯又以一葦可航雖守土之官亦絶法出境奔走諸臺謟事上官不過求知已事苟且徒餔啜耳想其趨走臺府未免傴僂屈折於吏書之前以至自損威重以故臺前兵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耳其肆爲無禮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奉天子命爲守豈宜低首下氣奉承此輩耶自交代丈赫然奮怒執而囚之公議翕然咸以爲當大别秋興自此遂增九鼎之重矣軩也庸懦不武亦得襲

此餘威稍可自振何幸如之何幸如之或者以為州郡不應收禁監司之兵卒天下之惡一也監司兵卒敢以擾州郡而州郡治之是為監司懲惡也何不可之有以太守而敢於治監司兵卒則太守之賢可知又足以明監司之賢然後州郡乃敢如此也此蔡丈一時施行之失當亦自悔之矣吾輩從宦誠非得已不過為貧為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況事之直在我又何歉之有幹視事已數日茫然未知顛末特每事必照交代丈例施行所

謂步亦步趨亦趨也有可見教者更望不外

復李軍使書 蜀人

幹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參辰相望顧見無由忽承惠書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驚湍怒濤洶湧奔放不可涯涘不問可知其為蜀之名士也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利氣怵於勢則畏懦蓄縮而不能以充此心耳觀執事之所以自叙豈流俗之所敢望哉顧是非毀譽屬乎人窮通得喪屬乎天吾惟盡吾此心而已其他皆不

必論也閩蜀相望幾萬里安楊之事固不能盡知而亦嘗竊聞其略矣柴與之世之所謂善彙而顧若是焉何哉宜春善地士友亦多可與語惟執事安之而已𢚩少不自力老而無成資性狷狹與世多齟齬其窮悴特甚俾守偏壘年事至此豈能尚隨俗俯仰方上香火之請裹足窮山杜門掃軌以終餘年安得千尋之綆挈執事於深淵惟執事安之公道開明晉用有日矣

與劉晦伯侍郎書

幹拙謬無他長平生但知從師友讀書於世事全不通
曉一行試吏亦但知守父兄廉勤之訓此侍郎所熟知
又安知邊防為何事既為此來亦不敢不私自籌度以
愛君憂國為此心之主而一身之利害不敢計至於存
撫百姓相親相愛使如父兄子弟腹心手足入可使守
出可使戰人心既歸則兵之弱者當思所以使之强財
之乏者當思所以使之富城池雖難猝修而要害之地
亦當思所以為老弱保聚之謀南北之限雖有淮河之

阻吾既能探彼之事彼又豈不知吾之虛實哉吾之至忠至誠至仁至信又以服南北之心而又知吾之不可犯則雖羊陸之事恐不出此今北方擾擾內有骨肉之相殘外有強敵之相迫山東河北郡盜蠭起道路不通此豈非諸葛孔明所謂存亡危急之秋耶今托身於人而目之所見皆與心之所謀者不相類天下人物有才智自足以有為者有才智不足而資人以有為者自足有為者當依之資人以有為者當輔之既不足有為而

又詑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所以私竊憤懣而亦不敢見之詞色也目今相處亦無他事之小小者亦不敢數言其關繫稍大者亦不容不言禮貌往來亦與他郡守貳無異但勢分太尊而情好隔得失太重而猜防深望其松茂栢悅魚川泳而鳥雲飛則決無此也不獨於幹爲然而僚屬莫不然也姑以貌相承而已初亦甚覺可駭今則久而安之矣聞不和之説已關廟堂之聽欲和甚不難但相與爲欺君誤國持禄自謀之計則無往

而不和是非可否之相濟乃所以為和也初亦思為避之之計益恐其陰相中傷今既頑然聽其自爾也辱侍郎愛念之深且有甚不可處之慮此亦無不可處者姑自盡而已餘則付之分也故敢詳及之榦冬至一疾幾殆稍安即過歷陽鞫獄往反一月胡總卿以檄見招更兩三日後徧走淮數百里廵視守把即過金陵亦得一見制帥入幕之請恐非寒賤所敢望也區區愚見竊意邊郵無寧靜之理儻得如侍郎之公忠無我以撫臨

軍民廣謀博聽延攬英豪庶幾有屹然不可拔之勢但從容猷納折衝樽俎自有妙算又不在於東馳西鶩也附此申禀

與胡總御書

𠏉比因人行嘗草率具隸人之敬度必闋濆台聽惟是請違倏忽十閱月拳拳尊慕實切此心自顧寒微朝廷過聽用逾其分氣血日衰去家十五年忽動丘壟之念遂上香火之請不蒙開允俛首於此事簡民醇可以養

痾一旱可畏種不入土人無益藏朝夕凜然無以為計
計使以監司而守武昌必欲括諸郡之粟以歸一郡制
使以防邊而實遠儲不肯泄遠郡之粟以歸内地漢陽
介於安復武昌之間制使禁安復之米使不得至漢陽
漕使又欲泄安復漢陽之米以濟武昌以故漢陽獨受
其害所幸得旱之初盡捐帑中之積廣糴客米得萬石
而舊積亦有三萬不斗大之郡而有四萬石之積遂可
以安枕而無虞然兩司之交鬬猶未已也計使挾朝廷

之命以持制閫又以閫外之權以令漕司至遣大軍數十人守漢陽之境計使又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耶監司之體當如是耶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擇人以安遠而一室之内自相攻擊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人物乃如此其豈不大可寒心耶以是益令人動歸去來之興也要之制使之理為直益實塞下之粟事體為重而救一郡之歉亦易為力也亦嘗以為解計臺之意遂

亦併蒙見詆自是只得靜以聽之不敢被髮纓冠而往救也榦止俟賑濟結局當再申前請得遂從欲則當買舟東下拱聽教誨也

與蔡總郎書 仝

榦復自向者某官出宰建陽得托受廛之庇因獲晉拜去歲金陵復得預屬吏之末茲承肅將正命榮總餉臺又獲密邇臺治朝夕親承教條視他郡有榮耀焉顧以疎賤僅能具名姓通記府雖一水之阻又不敢越境親

承約束拳拳此心如水東注然區區賤職有不敢不禀

瀆者是以忘其犯分之誅輒自冒昧陳之翰衰晚庸謬

無足比數誤蒙朝廷知遇之厚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

一年而得郡此近例所無有不肖何足以當之竭來此

邦民淳事簡日領詞訟不過三五紙晨起治事一二刻

即退終日可以高卧財賦之入不過市井酒税亦不難

辦真無毫髪可以圖報朝廷知遇之意身雖佚而心實

不遑安也然有一國之地則當有一國之政毫髪有闕

則無非太守之罪是豈得以為事簡而自佚哉漢陽雖小郡實與武昌為脣齒丙寅丁卯幹適在武昌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孫氏都武昌而使魯肅守漢陽則其為要害可知今乃蕩然無城池之可恃此豈郡守之所敢自安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漲居民晝夜為之不寧一或潰決則一郡生靈皆為魚矣城池堤岸二事乃郡政之最大者日夜籌度計畫要非郡計所能獨辦俟有成說即具利害方略申朝廷

諸司而目前有不容已之事惟使所可以主張者本軍軍籍多缺禁軍二百人僅存百二十人多遊手亡命之徒向來廩給不充聽其朝來暮去自幹到任為之增廩給然後粗有固志且招填已及百五十人見招是舊額但無營屋可居往往散處民間有營屋二三十間又在郡山之後荒蕪無人之地深為非便益漢陽郡城自紹興之初殘破之後並無居民岳侯屯兵武昌遂佔郡城荒地為水軍寨所佔之地居郡城三分之一也水軍七

八百人又皆高燥之地郡中居民皆在卑濕又皆偪仄無所容居軍學乃在湖水之中同官廨舍往往不能備猶非利害而禁軍無營寨乃缺典之大者今水軍所居之地既為寨屋又為房廊既為廨舍又為花圃向屯七八百人則空地甚多同為屯軍水軍之地有餘而禁軍乃無營寨禁軍之兵無地可居而寄屯之軍其地反多空閑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公此心而觀之亦無不可者欲乞某官曲加憐念呼權司而諭之此意或差一屬官

過江相度如果從所請本軍每歲甘出債金償之亦惟命是聽么麼小郡非上司力賜主張則雖有趨事赴功之念亦無以展布

復豐宅之淮西帥 有後

幹備員假守才具淺拙誠無能為獨拳拳宗社之念日夜憂惻無所控訴昔藝祖數百年之基業江左數百萬之生靈二帝之游魂無歸八陵之餘憤未洗當彼中衰殘朝不謀食之際正中原遺黎奚為後我之時以如是

之重任付之當世諸賢浮光之警今又兩月矣未知有一字施行起人意者想其聞殺却敵人幾名之報上下舉手相慶又為宴安江沱苟安歲月之計其使人憤懣欲逃遁山林而不可得也忽聞先發制人之誨不覺喜欲起舞今日之事甚不易見釁端既開事不容已向者吾嘗屈已厚幣以事之彼又據有河南北之地志滿意足故可以和今吾既絕其幣又失河北幽燕之故壤其勢只得取償於我此豈可更萌屈已求和之謀今既如

此則只有守有戰而已守非易事惟戰乃勝乎守然自諸賢偷安日久軍政不修百事廢弛將何以戰顧今日事勢則誠有所謂事半而功倍要在處置得宜耳

勉齋集卷七

勉齋集卷八

宋 黄榦 撰

書

與胡伯量書

榦衰衰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禄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為之幸亦職事粗辦上下不相咈可以苟歲月耳但

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奢初不知讀書為何事過從絶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黄寺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膚仲去歲留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禄仕而放債以為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為活卻不若丐祠之為愈也

斡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

歎虛度此生若不為擺脫之計日度一日濊然而逝與
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
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憒然
無所知然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
無朋友過從嘗欲遣之遠遊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
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為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
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
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為之

檢點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為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為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餘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撐拄以為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為安也若其可教望收置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資糧以與之餘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於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為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

捨此亦為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絶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閒且為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輙孫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户其學者之説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説誠足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

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其坐其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其坐其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為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榦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孥累米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旦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羡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為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為莫若合

內外而言之虚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為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

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指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幹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

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幹本是村秀才卻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為之說法曰尋羣豪為騎射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卻自來此為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

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向使真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犯分事為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

若安坐讀書之為樂也兩子來此卻得課之讀書其他無可交游者益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知有詩書也承教持守之方别恐亦無他説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為與為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説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

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幹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為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

說卻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為如何敬子既是
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
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官此當自責也榦
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絶交一意安静以終餘年又
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
朋友自為保社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絶而大義乖亦
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

為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為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

對證而謹擇之也榦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絶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為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為道

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晳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卻望垂教為幸

餘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粗辦不然亦豈不能虛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畧足見勤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晝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

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其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為南以坤為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

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榦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閩果州凡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復生得一人如此況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絶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及得音信則又驚悖不敢開緘爲之奈何諸凡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沂之計且宜遲之榦在此陳師復又來皆

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効力若解舟之後朋友皆不在側萬里修途不得不為之慮也

與胡伯履西園書

榦賤跡如舊去冬復為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疎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畧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

自執已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為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欲慕恨朝夕不得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經大本固難責以盡合然聞於其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已而已

復胡叔器書

榦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為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榦衰老昏昧此來只是為貧別無他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

閒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早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榦彔彔如昨衰晚昌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寛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録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録

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録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

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慎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

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録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為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刋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

奪又以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問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同是別或云大德敦化是天命之謂性小德川流是率性之謂道或云大德是語大莫能載小德是語小莫能破此兩意是同是別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句如何既說物則又說秉彝又說好德則也彝也德也是一是二

語脉如何相貫

榦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荅頗似未安葢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

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
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
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
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
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
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

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

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鶻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榦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

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彞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個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紛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紛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别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為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

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凑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為思之以見教幸甚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為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為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則鄉黨一篇委

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為而以道心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為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為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為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

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真文所刋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

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

所擬近思數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

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為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論為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為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卻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

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為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為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為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

金華朋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想而為之今乃著為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為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為佳試與真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昨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段有諸國征伐至殺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禀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疎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

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失名）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天理之當然不雜於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

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

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勵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躬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

勉齋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脩

勉齋集卷九

宋 黄榦 撰

書

與鄭成叔書

榦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來人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為其人之家不得不

書人表德甚皇恐乂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紹熙壬子夏成叔請怡閣記也

傳諭尊丈宣義眷睞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益之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博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觀反為衍辭華語所汩没閒亦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删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攜呈試為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閱也

餘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為半月之留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溫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兒達不審曾至否子羽尚未來秋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曉庶讀者不甚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餘豈足議及此耶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並海殊為此撓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

災異甚肉食者殊不為動心也翰試後多事欲再尋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硯已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邪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之敏為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翰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為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事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

之然徒為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
集傳刋本不及見此卻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俟其送
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寬博從
容卻亦頗有益
榦明日遂行上元前度可抵家需詩傳適迫行怱冗亦
徧尋偶文集散亂竟尋未得榦不久即歸抄録未晚也
儀禮原不曾點併俟他日
榦抵此諸況如昨但日俟家兄之報以決行期先銘非

淺陋所能稱述以友誼之厚亦欲勉强復迫多事愧未能如期耳買書亦偶未印就彦忠行急併俟後便也慶元丙辰先生是歲自晦翁所還里

翰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啟先人舊壙舉以合葬棺為水所舂撞雖幸無他然欹側已甚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若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不以風水為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之見開穴未數尺已有涓涓之狀矣以

此遂姑遲之然家凡娭孛通彦忠之說如仇讐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畢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卻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況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遺書相問矣近卻已安近閑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卻皆謹愿純靜有可共學之資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閑家塾相聚者衆想極

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為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戊午

承許下訪兼聞昆仲偕來慰幸之甚禮書之成有日矣所借善書行者二人亦約上元後到此得如期同點檢與之抄録為幸張樓不難區處潘百二哥今日亦來相訪大率朋友來者皆以朋友來集且歸若成叔之來當呼致之林公度潘謙之度亦月半間此來亦一盛集也

已未春成叔遣其季弟周父來從先生學

幹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
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尚未暇修整禮圖已略覬更
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為士子錮疾不惟
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
如醉人說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真讀本分書實可為
後生法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理義者有
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令飭行作世
間好人耳近卻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漸相孚矣長溪

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卻是武夷門朴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兩三日亦佳

餘祥祭在近意緒摧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況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强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千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墜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閒書與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

禮此間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榦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上權齋榦即携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卻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大半功力也不知如何早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間亦有前輩三四家說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

榦祥祭在即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即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錄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月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為思之

幹祥祭甫畢哀慕尚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即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兄說易一卦孟子兩板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餠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粗覺意思不惡亦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

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抄寫但如孟子荅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抄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抄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卻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月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司馬公卻於忌月前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一二日

則尚不滿二十四月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經否大帶初理鄭注及疏亦疑其如來諭云云但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兩句卻以緇辟為句絕二寸又自為一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卻云二寸者只是緇辟闊二寸裨垂者只是裨其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組三寸不應帶反細於組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

兩面皆縁二寸則共為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王藻最是說帶處脱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為此即所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裨其一垂者初亦恐如來諭或恐一垂只言不裨腰間而裨其垂皆不可復考也

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處使一郡生靈不至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

自身而百事皆放倒以為秉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為此言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叔素闓其豪宕有竒氣每以不得一見為恨今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葢一世乃獨為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為此言也榦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為人傭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

善類全有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剚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為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

榦諸況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為撓誌文後

别改定數處亦只是删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
改正即托舜和書之但既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
刋之堅珉也哉已未春成叔有外祖母之喪此時求墓誌於先生也
餘頗若多事七家凡方遣女六家凡復治行墳禁之訟
復興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為治裝之計矣相别無
月日為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
否此間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
循雅飭餘之荒陋又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

款以別也令外祖母節志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愧耳

轃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為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為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尚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踈脫為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餘諸況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漸可觀書矣師亡友散所恃者書册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為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閭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涴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說漫記一段託望之録呈試一觀

是否幸見教 庚申

榦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嘗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一房存没留寓於此為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也歲晚當一歸為先兄辦塟事須得一見

榦諸況如昨無足言者俟先生掩壙後即歸度十二月初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事悉面言茲不

暇及但有一事陳彦忠以九月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為棺斂之資嘗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鄙意欲得成叔為之糾率鄉間朋友嘗與彦忠往來者如寅伯大哥舜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裒金以賙之此已馳書懇潘溥之矣彼中惟成叔與之最厚當為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遞來此間或留以俟榦之歸可也榦以先兄一房欲歸亦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

遽舍之去遂决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為撓幹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況味可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甚力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為高論以誤之也間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謂僞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彦忠後事與之區

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劵八十道以助之但亦尚欠得一兩月糧㕘欲為糾率若得十餘千以助之亦佳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蚤為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卻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榦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為可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試前當得欵聽

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為陳彦忠作檀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未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内借一人送來為佳恐幹七月内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掛劒之義也

幹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又為可慮耳嘉定巳巳時宰臨川

幹素不治生業孥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啼號冐昧試邑以求升斗之給不習為吏一切自為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為文字不員遂注令闕以歸已絶意京秩矣冬初一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壬申先生在京注新淦宰時書

幹請違甚久奔走官涂人事曠廢久缺晉記尚是癸酉
年秋間解后令似於清江舟中得熟知動静之常便中
忽拜誨字之辱反復數四不勝欣懌乃知琴書寓都城
長才遠識尚爾淹回造物固大有所成就邪幹衰老與
世寡偶甘就閒退朝廷見念尚畀祠禄粗足自給志願
畢矣還考亭寓居已五十日矣亦欲一歸里中省墳墓
尚以牽制未能動勢須少俟秋凉也丙子先生罷漢陽守奉祠居考亭是冬歸鄉成叔時在東府鄭景紹書院

幹諸况粗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粗有條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縣家兄位小姪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試日子已迫不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踈拙心甚念之又不欲尼其行已為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屬之矣恐尊兄有能為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邑大參方親迎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扣賔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為宛轉使不至冒暑徒行

幸甚

榦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膚仲兄乃知爲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體候亦少不安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千態萬狀不足以爲吾累可也榦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栖宿之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間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蔬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往來則尤幸也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

試而已哉

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為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為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也餘無屋可以為羣雛之庇近得法雲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與成叔之

子元

蕭書

餘衰晚為貧冒昧不意邊事擾擾如此初至人面不相

識便有浮光之警幸即退衂此亦汲汲爲自治計今城壁已就人心已安可以無恐矣但年月已暮光陰無多矣已作書懇諸公求歸不然則來春亦决意爲歸計彼勢誠弱人心勇鋭亦頗勝丙寅丁卯間但諸賢處事皆未見有足恃者中原分裂兵革方動未有息肩之日謀國者但欲苟安未見其可也丁丑冬在舒州時書

斡以與當路諸賢議論不合不忍蠹民誤國力辭歴陽安慶奏事之旨深入康山堅坐幾百日竟以此忤意乎

日不相樂者從而擠之罷命之至而此身已歸至臨川矣向使冒昧為修門之行為辱豈小哉自此遂得暫斷四路頭温故書以待盡然有一事欲與契兄議之若蚤下訪幸甚北山倦翁不免一出因與之别想亦不免入郡也生平故舊如賢者今幾人邪以是尤懸懸也戊寅罷辭

召命來歸

餘諸況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為苦也禮書既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沓閱舊書亦足自適耳來教

縷縷以貧為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荅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來歸頗覺鄉俗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貧卓卓如此苟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户亦不如且伸眉之為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似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卻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苦見得如此今説得太高纔經折挫便就委靡卻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

其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著對他不足畏也春初蚤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末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可壯也己卯

fine自夏間為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恨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為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留一个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

新春和暖亦能一出否

榦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間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掛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東之高閣者近卻有一二人真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失名

榦愚不肖過蒙眷予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副期待

之意尚蘄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於象山之
中以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

勉齋集卷九